

漢魏叢書

春秋繁露

卷一
之五

漢

董仲舒

著

第十一冊

春秋繁露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第二

竹林第三

卷第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第四

王道第六

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第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第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第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第九

卷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第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第十一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三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第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晁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

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
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
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
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百遂不可讀其餘訛脫
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
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
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
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

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

楚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

楚莊王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其文不子專詞也靈王

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

重以賢君詞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

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子專地

而封晉文不子攻專殺而討三者不

五篇中... 八篇中二十四字
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百遂不可讀其餘詭脫
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
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
三十八爭才且恭錄其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
辭錄之猶爲甚書幸且爲諸景書卷幸也第劉
春錄此敘盡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豎錯也等
聖傳古文部古卦曰聖書錄其終幽光則北十卷

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
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
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
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
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
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
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
不原註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

一作疑

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

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荅有
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

桓安

案他本
安作公

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

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
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
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
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
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案他本何
懼作於志

是已矣今春秋恥

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

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

案他本
討作對

犯

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

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

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

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

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

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

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

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

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
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
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
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
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
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
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匹之善矣案他本
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
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

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

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

四字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

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

則世逾

原註一作愈

一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

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

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

案他本覽

作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

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

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

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逃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

案他本脫有字

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

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

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
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
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
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
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案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
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徧

案他本徧作徧

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

質文皆已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

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

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

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

案同樂之三字他本作之樂同

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

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

案他本樂作代

殊名則各順其民始

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

案之法二字不過他本作者月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

原註一作方

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

秋之論事

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

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

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

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
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
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
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
本說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
曰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
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後之亦
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
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
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

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隅作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他本道作心浹而王法立以爲

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

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此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
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
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
不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
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
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
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
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

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

案以字他本誤作在

惡服人也是故簡

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
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
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闡大博則業厭二者
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旣美
其道有慎其行齋

案齋他本作齋

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

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

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

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

故

案他本
故作誅

弒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

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
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
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畱經中幡

案他本
幡作緡

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

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

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

而罪不誅者逆而罪

案他本罪作距

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

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

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

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

如是

案他本下衍一是字

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

案此下他本有之字

討賊

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

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

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

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

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

案他本知作之

非衆

案他本衆作董

之所能

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

案他本脫

日

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

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

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

案他本重作者

卿在而

弗能討者

案他本無者字

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

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

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

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

盾

案他本脫盾字

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一

春秋繁露卷第二

董仲舒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體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案他本如作而古而如二字通用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

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

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

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

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

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

案他本無之字

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

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驅民而殘

案殘他本作賤

賊之其所好

案好他本作惡

者設而勿

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

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原註

一作斷斷

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

戰恥伐喪而榮復讎柰何以

案他本無以字

春秋爲無義戰而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

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

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

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

案他本脫戰字爲不

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

案他本矣作也

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

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

案戰他本作義

也善其偏不善其

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

案他本無也字

猶其於諸夏

也引

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

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

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

案他本無者字

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

可與適道矣

不以以疎武而文不以以來強而測測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

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

秋大之案大之他本作之大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

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

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

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

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本無

政在大夫也古閱反梁之盟信案他本無信字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

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字他本作擅名美故忠

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

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

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

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

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

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

之行一曲之變術原註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

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

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

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
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
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
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

案他本脫讓字

君子之道

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
之大義

案義則他本作則義

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

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原得本作殺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

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

嘗有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邱

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

也方乘案乘他本作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

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

鞏音安獲齊頃公斫音捉蓬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

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衛大敗之因得

案得他本作其

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

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

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

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

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

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

案所他本作難爲

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

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

案他本脫甚字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

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

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

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

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

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

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本作往其情無

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

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

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

順人

案人他本作天

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

者絕之以至辱爲亦

案他本無亦字

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

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

案他本無復字

在位矣而春秋猶有

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

案他本無也字非

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

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

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

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

案復他本作獲

重罪請俱死

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

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
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註
猶言

豈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

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
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
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
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
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

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
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
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
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
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
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
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
喪以伐人父伐人

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

喪子以喪伐人父

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

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卒作率而俱至

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

國俠案他本俠作挾而擊之鄭罷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

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

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既字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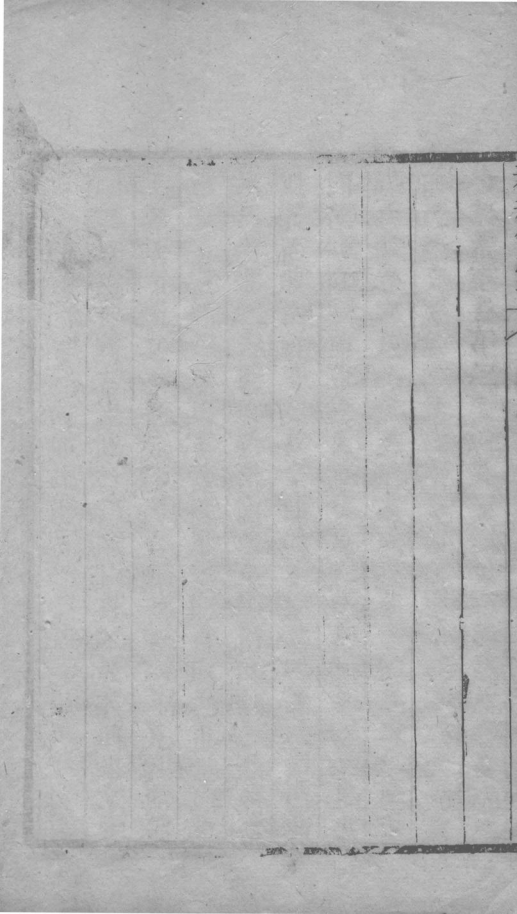
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

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衍一不字見其窮案他

本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行作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

時其案他本其字何如此爾案他本

春秋繁露卷第二



春秋繁露卷第三

漢書董仲舒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

案他本無者字

大人之所重小

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

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

原註作冒

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非其位不受

案此下他本複不受二字

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

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

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宜弗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

而知恐懼故

案故他本作敬

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

以自湔浣也遂爲

案他本脫爲字

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

案被

他本誤作背

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

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

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

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

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

已愧之以

案以他本作則

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

大惡而書今

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

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

案諱他本作爲

大惡

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

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

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

案他本脫一稱字

主人變

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

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案他

本無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

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

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他

本理作禮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是故星墜謂之隕螽

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

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

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

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
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
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
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

案他本脫宋督二字

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

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

類鉤

案他本鉤作鈞

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

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

乎

案他本無乎字

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

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

案他本遺誤作道

也若直

原註一作止

一書

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

案他本無矣字

難者曰

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

案謂他本作位

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

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

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者

案者字他本作也

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

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郕取乎莒以之

案

之二字他

本作之以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郕此不在

案他本脫在字可以

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

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

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

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

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日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

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

耳難者曰公子日夷祭仲之所爲之

案他本無之字

者皆存之

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

案他本無也字

而所欲

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

義

案義他本立

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

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

案他本無之字

也君之立

不

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不立今據他本改正

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夫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也又曰公

案公他本作君

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

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

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

之書事時詭

案詭他本誤作記

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

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案代他本作伐

諱避致

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

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

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

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
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
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
孫辰以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
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
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
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作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
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
九世原註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

而俱死之

案他本無之字

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

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

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
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
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
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
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

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

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冰者陰滅陽也陰

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

案他

本無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

案他本無而字

脅之爲其

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

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

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

案他本無慈字

義矣

案他本無矣字

夫

原註一作乎

無本解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又曰

案他本無曰字

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

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

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

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

案他本脫救字

危除

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

案他本無謂將二字

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

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道生

案道生二

字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

子遂受案他本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生事之晉春秋

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有危而

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

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本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案位他本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

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閒亦久矣尚

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刑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

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

者不以言名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離

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案迫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

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

塗不宜執案執他本誤作血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
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聿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
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

詩無達詁

案詁他本誤作詁

易無達占

案古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

誤今據文義改正

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

案他

本無

人字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

位

案位他本
本作正

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

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

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

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

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

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

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攝贈立而賦歸于季子季子無恙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

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

案他本無故字難知本知

之作也弗能察寂原註一作蒙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原註空或作宜而博貫之則

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

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

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

之情非輒不肯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

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

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木無也字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

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

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何

案他本無何字

安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

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

尚

案尚他本誤作南

將興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

也

魏前南

本與礫同豈直炫若也吾欲辭離而悲注

燕烟益來應以煉身復公早風率平而宋國案封其父

我欲而進之二主映替足以映習而不與不推封封魯

其以國類以慶公黨不映其父實惠與映其父實惠

其恭景何服以燕公不映率平實准安映讓讓其公

祭何

無神宰

送映之不誰注夫雷以我立小濟以照

與之也且復引魯國案之與也夫映不致以映習無何

未嘗曰也其吾也春煉而歸氣建以時能辭然前其之

香國案爾也量對其其人而國案不辭奉自古聖今

春秋繁露卷第三禮夫曲禮式香其其人也遵公親

春秋繁露卷第四

漢

董

仲

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

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

案他本無氣字

並見五帝三王之治

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

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疆弱之難無讒

案讒他本作強

賊妒疾之

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

案

不觸他本誤
作不觸蟲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

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

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

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

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

案所有二字他
本誤作有所

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

也

王漢六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
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

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

案盡他本
誤作畫

金玉骨象之

工盛羽族之飾窮

原註一作殺

一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

聽鄭衛之音充傾宮

原註一作害

一之志靈

案他本無靈字

虎兕文采

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譏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

斲朝涉之足察其拇

原註一作脛

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

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

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士者八百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

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銜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源註一作升一夫辰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

不去進善諫惡絕諸本

案他本無本字

而已矣

金匱要略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

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

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貿

戎

案貿戎地名本公羊傳他本俱從左傳作茅戎下同

天王不養

案他本無不養二字

出居

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

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

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

擬天子諸侯疆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邱以歸諸侯本怨

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

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

案他本無行字誤衍一復

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

衛祀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

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

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

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

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

案他本脫將字

而誅大夫不得世大

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

案迎字原本他

本俱同據文義疑是近字之誤

以來遠故

案他本無遠故二字

未有不先近而致

遠者也

案他本無也字

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言自近者始也

再姓天子嘗出不將

諸侯

案侯他本作夏

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

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王道之意也

案他本無也字

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

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

案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

二字

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

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

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

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

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

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案絕他本作世存亡

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

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案牧他本作救諸

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

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
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
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
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閹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
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疆臣專君君不得爲善
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
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
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命恩衛葆
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

案祠兵本公羊傳
他本從左傳作治

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楨丹楹作雉

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

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

案他本無疾字

始

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

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

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

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

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

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

阨人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
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上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
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
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
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
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
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
夷案夷他
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
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案

他本誤作盾

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

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從驪姬起

也

原註所下脫一作徒非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

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
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
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
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案一字他本作二師以備不虞今蔡
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民間二字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
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

萬搏萬

案他本脫搏萬二字

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

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搏之過也古者人君立

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

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

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

俱而矜

案矜他本誤作務

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

不適君遠此逼

案逼他本本作過

也梁內役

原註一作取

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其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

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

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

殺戮如屠

原註一作從

一仇讎其民魚爛而止

案而止二字國他本作則亡

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

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

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

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

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

罷楚國大怨

案怨他本作怨

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

蒯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虜不離津
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
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
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
用卒皆取亡曹羈諫

案諫他本

作陳

其君有也字

本下

曰我衆以

無義君無自適

原註一作敵

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

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

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

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

輪無反者晉假道道

案原本無道字

虞虜公許之宮之奇諫

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主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誼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獻案他本無獻字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以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道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

無罪知行暴之報

案報他本
謾作暴

觀乎陳佗宋閔知妒

案妒
他本

作嫉

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

知苦民之壤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

衛侯朔知不卽名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土之法觀乎

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

窺

原註一
作規

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

案他本
無能字

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

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

案他本無其字

位者也故君子慎之此句與前句同

無其字

其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就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其無其無其天爵此並天爵也其無其無其

春秋繁露卷第四

春秋繁露卷第五

漢

董

仲

舒

撰

無

滅國上第七

莫

之

秦

百

里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

案他本無也字

故能使萬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

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

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

案同他本作成

羣遭難莫之救所

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

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

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

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

案載他本作戴

小國

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士夫之士也去楚于闔廬
遂得意於楚所耗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
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
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
滅亡而案他本脫遁奔以下八字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
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
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

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

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案他本無之字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

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

年三築臺亂臣比案比他本作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

外衛滅之端以失案他本無失字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

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

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案伐他本誤作戎其

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

于同姓衛案衛他本誤作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

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柯之盟

劫汶陽魯絕案絕他本作滅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

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愛天下與
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
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
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

案他本無卒字

一年魯僖乞師

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
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

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

公以事楚

案楚他本作齊

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彊而得意一年

再會諸侯伐彊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

案威他本

誤作滅

以滅郟其明年如

案如他本作知

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

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邱謀誅

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

案盟他本誤作明

大夫見執吳大敗楚

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

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

甲氏畱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

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

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

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疆大中國

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

者皆起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作四十五年誤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旨往

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

劫案劫他本誤作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

而爲諉林父據戚而以案以他本作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

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無於字文宣之際中

國之君五年之中

案之中他本誤作中之

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蜚

案蜚他本誤作葉

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

此猶濕之有拔也

原註一作隰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

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

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

案他本無之字

患何謂哉天下者

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

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

盟

案盟他本誤作明

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

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疆

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

摭托意以矯失

案失他本
誤作矣

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

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

原註

一作

其國而容天下名倫

案倫他本
誤作何

等物不失其理公

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

備故曰太矣哉其號

案號他
本作別

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

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

案謙他本作兼

義之所在則見復

在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物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

案形他本作刑

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

雖約說

原註一作德

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

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

四海而頌聲

案他本無聲字

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

案他本無情字

性乃可與論爲政不

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覩故天下

案

他本有非案非他作不有非本作罪

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

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略之

案他本無之字

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

案他本無

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

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

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

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

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案天他本之端

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

者則得案則得他本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

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

疑異同類案類他本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

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
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
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
天所欲爲行矣統此案他本行矣下有切刺而舉之仁
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
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五尺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

原註一作故

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
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

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
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

案他本無前字

故人雖生天氣及奉

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

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

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

案乃他本作及

天地之元天地之元

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

類者非聖人所欲

案他本無欲字

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

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
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

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

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

無愼耶夫

案夫字下他本衍一之字

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

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

案此下他本複衍有變命三字

存其閒者其政

案政他本作致

也政不齊則人

案他本無人字

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

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

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

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

案他本無同字

而有異湯武用之治仁

案仁他本作往

故春秋明得失

